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二辑】

# 翁斌孙日记

翁斌孙 著 张剑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二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# 翁斌孙日记

翁斌孙 著

张剑 整理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翁斌孙日记 / 翁斌孙著 ; 张剑整理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5.5

(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. 第2辑)

ISBN 978-7-5506-2127-5

I. ①翁… II. ①翁… ②张… III. ①翁斌孙 (1860~1922) — 日记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0599号

- |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  | 翁斌孙日记   |
| 著 者   | 翁斌孙 著 张 剑 整理  |
| 责任编辑  | 樊 昕   |
| 出版发行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<br>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 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fhcs.com">http://www.fhcs.com</a> |
| 经 销 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|
| 照 排   |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|
| 印 刷   |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<br>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,邮编:225008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880×1230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8.875   |
| 字 数   | 231千字   |
| 版 次   |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准书号  | ISBN 978-7-5506-2127-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36.00元  |
-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4-85868858)

## 《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》总序

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，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“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”（罗素《中国问题》）。她绵延不绝、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？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：“和平、和谐、包容、开明、革新、开放，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。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，文明就繁荣发展，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，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。”（《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1期）

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，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，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，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。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，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；更不用说遭遇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、“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”（李鸿章《筹议海防折》），“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”（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）的中国近现代。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，但是，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，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。1998年6月17日，美国三位前总统（布什、卡特、福特）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、前财政部长、前国防部长、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：“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。”（徐中约著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，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）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，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，相反，

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。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,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层面,人们还在不断探索。这个问题,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。但我们坚信,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,涅槃重生。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,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。

不过,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,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。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,内容复杂,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罕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,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,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。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:“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,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。”那么,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,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——这是我们编纂这套《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》的初衷。

书名中的“近现代”,主要指 1840—1949 年这一时段,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,可以适当向前延展,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“近代中国”、“晚期中华帝国”又有所区分。将近现代连为一体,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,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,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,风从何处来;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,或为涟漪,或为浪涛。个人的生活记录,与大历史相比,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。变局中的个体,经历的可能是渐变。《丛刊》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罕见史料,以个体陈述的方式,从生活、文化、风习、人情等多个层面,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。

书名中的“罕见”,只是相对而言。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,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,真身虽仍“罕见”,化身却成为“可见”。但是,高昂的定价、难辨的字迹、未经标点的文

本,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。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,或流传较少,或未被整合,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。因此,《丛刊》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,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、断句费力、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,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,在我们看来,这些文献都可属于“稀见”。

书名中的“史料”,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,举凡日记、书信、奏牍、笔记、诗文集、诗话、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,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、思想、性情的文献,都在考虑之列。我们的目的,是想以切实的工作,促进处于秘藏、边缘、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,通过一辑、二辑、三辑……这样的累积性整理,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,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,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,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,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、日常与细节;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,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;甚至在主流中,还有漩涡,在边缘,还有静止之水。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、大痛苦的时代,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、所思所想的起落,藉纸墨得以留存,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。此中有文学、文化、生活;也时有动乱、战争、革命。我们整理史料,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,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。当然,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,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,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,减少因个人视角、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。

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,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。清人舒位诗云“名士十年无赖贼”(《金谷园故址》),我们警惕袖手空谈,傲慢指点江山;鲁迅先生诗云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(《自题小像》),我们愿意埋头苦干,逐步趋近理想。我们没有奢望这套《丛刊》产生宏大的效果,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,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,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,适当“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”

(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版序言)。

《丛刊》的编纂,得到了诸多前辈、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。袁行霈先生、傅璇琮先生、王水照先生题辞助勉,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,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,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“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”重大规划项目,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……这些,都增添了我們做好这套《丛刊》的信心。必须一提的是,《丛刊》原拟主编四人(张剑、张晖、徐雁平、彭国忠),每位主编负责一辑,周而复始,滚动发展,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,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,令人抱恨终天,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。

《丛刊》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(鼓励必要的校释),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、更好地服务社会。希望我们的工作,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。

2013年4月15日

## 前 言

翁斌孙(1860—1922)日记,原有翁之熹(克斋)所存三十六册,佚29册,残存7册(详目参见后记),由翁开庆保存,后在1980年前后交付翁兴庆(万戈),现存于美国新罕普沙州莱溪居。此次整理,即以此7册为主体。另外,常熟市图书馆藏书目录中亦载有翁斌孙手稿三种:一曰《笏斋所藏物》,与日记无关;一曰《湖楚行踪》,纪光绪七年至八年间事,与翁斌孙行迹不合,非其手稿;一曰《甲午恩科春闱小记》,确系翁斌孙手稿,故此次亦予整理。

翁斌孙日记以行草书写,辨识不易,整理者学殖不厚,疏漏难免。翁万戈、翁以钧叔侄又先后予以细心校订并撰写后记或补记,他们对先人手泽的拳拳情意,令人肃然起敬。

翁斌孙的行历,翁万戈所编《翁斌孙事迹》有较为详细的汇辑,此处不赘。

日记原文竖行(夹注双行),今改为简体横排,双行夹注排入括号内,注中注用〈〉;繁体字、异体字改为简体字,尊称不抬头、敬词不空格、谦称不小写,避讳字、通假字、前后不一致的同一个人名则不轻改;原阴历年月日后括注公历;扉页、封里、页眉字以页下注出之;衍字用方头括号括起(按:附录《翁斌孙事迹》中方头括号内文字系翁万戈按语,与日记正文体例不同);误字用圆括号括起,后以方括号括出改字;整理日记时为辨识字迹和断句,曾对部分人物和事件做有简注(如日记中“搏二爷”的“搏”字,是查到了载搏其人才敢确认的),但时间精力有限,未能将此工作全面展开,付梓时原欲删去注释以统一体例,但考虑到对读者可能有所帮助,遂予保留。大雅通人,鉴之谅之。



# 目 录

前言	1
光绪二十年(1894)	1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	7
光绪三十四年(1908)	15
宣统元年(1909)	24
丙辰(1916)	38
戊午(1918)	75
己未(1919)	123
庚申(1920)	147
附录	185
清故直隶提法使翁公墓志铭	言敦源撰 185
翁斌孙事迹	翁万戈编 187
翁斌孙年谱	翁万戈编 267
后记	翁万戈撰 270
补记	翁以钧撰 271

## 光绪二十年(1894)<sup>①</sup>

三月初六日(4月11日) 晴,寅正闾人隔窗相等,云会文斋来送信,予奉派为同考官。时予眠正酣,未欲即起,而仆辈来者络绎不绝,室中人皆起,予遂不得再睡。少顷天晓,报房、内阁、翰林院人皆集,殊喧聒也。先诣大厅见叔祖,蒙训诲数十语。慈亲亦起。寅臣、幼申<sup>②</sup>两弟三千里赴试,为予回避,非但无牢骚语,且为料检书籍,真可喜也。衣服、食物皆慈亲率妻女料理,两儿则随其两叔效奔走之劳。予略检点未了各事,即出与师郑、蔚之<sup>③</sup>两君略谈。时叔祖已退直归来,促余行。余乃饭,饭已衣冠,至祠堂行祀,并向叔祖、慈亲处辞行,两弟送余登车。从余入闾者宝珍、唐升二仆,一厨富姓,雍厨所荐(行李晚走)。时方午初,到龙门外下车,先于查取职名处递职名,乃入,遇张揖琴,知方办供给,数语即别。至至公堂,徐颂阁太姻丈及两知贡举(长允升萃<sup>④</sup>、丁丑;唐椿卿<sup>⑤</sup>、京赏)皆在,一揖,遂入内龙门(至公堂下,亦有人收职名),住奎文堂东之第三间,布署未毕,汪兰

① 本册封面题“甲午恩科春闱小记”,藏常熟市图书馆。

② 寅臣即翁顺孙,曾荣之子;幼申即翁炯孙。

③ 师郑指孙雄(1866—1935),字师郑,常熟人。蔚之即唐文治(1865—1954),字颖侯,号蔚之,晚号茹经,江苏太仓人。

④ 长萃号允升,光绪三年进士。

⑤ 唐椿卿即唐景崇(1844—1913),又字春卿,广西灌阳人,唐景崧胞弟。

## 2 翁斌孙日记

楣<sup>①</sup>及戴青来<sup>②</sup>、刘震青<sup>③</sup>同年来，略谈而去，各房陆续来拜，皆谢而未延入。青来言照例须总裁先来过，十八房出答，然后拜内监试及同人，予亦约略记得乙酉如此。少顷四总裁来拜，出房迎迓，一揖入房，立谈三数语，不坐即去。各房乃会齐，随内监试出拜四总裁，遇于聚奎堂，一揖遂入（各投一刺，不具柬），遍拜监试、各房内收掌，间有人晤者。归，遂解衣脱冠，无异由凡人仙室中。墙潮湿可憎，呼裱糊匠，良久始来，令悉以皮纸糊之（纸自带），始觉洁净可坐。薄暮书吏来请开回避条并衔名，以竹纸条书付之，不出访客，看科场磨勘例一过。上灯饭，亥初卧，极倦。

正考官：李鸿藻（丁丑朝殿师，礼尚）<sup>④</sup>。

副考官：徐郟（颂阁，总宪）、汪鸣銮（柳门，工侍）、杨颐（蓉圃，副宪）。

同考官：鲍临、周树模、刘学谦、冯光燾、翁斌孙、王荫槐、戴兆春、高熙喆、赵惟熙、张孝谦、李盛铎、刘启端、汪凤梁、华燿、王式文、华俊声、朱锦。

内监试：德本（宗室）、冯金鉴（京畿道，心兰，浙丙子，翰）。

内收掌：陈金台（延堂）、郭盼（籽茗）。

礼部提调龚镇湘、李德炳（庚辰）送酒（一小坛，二人共），板鸭、酱肘（钱一千）。

供给所赵文粹（其弟叔祖门人）送点心一匣，茶叶一蒲包，火腿一只，酒一小坛（钱一千，各房皆有）。

赏裱糊匠六千，木匠四千（令于门帘作两小夹板）。

---

① 汪凤梁（1859—？），字兰楣，江苏元和人。

② 戴兆春（1848—？），字青来，浙江钱塘人，光绪三年进士。

③ 刘启端（1861—？），字震青、正卿，江苏宝应人，光绪十五年进士。按“刘震青”三字后添，误添于“同年”之前。

④ 上有眉批：“此照旨前后写。”

书吏来送金花一封、科场条例一部。

此次仅带一椅一机，竟不敷用，若再来须多四机，另备四垫，则适意矣。

现钱亦须备数十千。

初七日(4月12日) 阴，间有日光，早甚寒。卯正起，颂阁先生遣人相招，往谈良久，归坐未定，书吏来邀上堂掣房分签。即衣冠，偕同人随监试，四主试陆续升堂相见，各一揖，立于案前。案上置签筒二，一为人名签，一为房数签。高阳师<sup>①</sup>掣房，颂阁先生掣人名，而书吏唱曰第几房某(只呼姓)，掣毕以签铺案上，重唱一通，乃书于单，随各散。至青来处略谈，遇监试冯公，冯公旋来访，略谈而去。饭后约青来，衣冠同往各主试处一行(此向来所无，因闻他人有如此者，聊一效之)。归访冯侍御，未晤。访木斋，值其饭，未入。既而木斋来畅谈，谈次柳门先生来招，木斋乃去。余便服往柳门先生处，坐谈极久，遇朱云甫、华少兰。归后青来来谈。写应酬字九件。夜饭后刘震青、汪兰楣来谈(委官来拜<sup>②</sup>)。今日进供给。

一房李盛铎，木斋，己丑，江西。

二房冯光通，仲梓，甲戌，江苏。

三房刘启端，震青，己丑，又。

四房周树模，孝甄，又，湖北。

五房王荫槐，植青，丙戌，四川。

六房翁斌孙，丁丑，江苏。

七房文焕，仲云，庚辰，湖北驻防。

八房华辉，再云，癸未，江西。

九房汪凤梁，兰楣，庚寅，江苏。

十房戴兆春，青来，丁丑，浙江。

① 指李鸿藻，河北高阳人。

② 眉批：“委官：陈仿仁、吴保长。”

十一房赵惟熙，芝珊，庚寅，江西。

十二房王式文，云汀，癸未，福建。

十三房鲍临，敦夫，甲戌，浙江。

十四房高熙喆，仲斌，丙戌，山东。

十五房朱锦，云甫，己丑，直隶。

十六房华俊声，少兰，庚寅，又。

十七房张孝谦，巽之，己丑，河南。

十八房刘学谦，益斋，丙戌，直隶。

初八日(4月13日) 早阴。五点钟闻至公堂鼓声，刻题到矣，向例请房考数人往写，而此次高阳师不欲，遂请汪、杨二公写之，仍照例请监试出封门，时辰初多矣。余无事，写斗方，往来谈聚而已。王植青来畅谈，有流井盐务兼极官运局之弊。亥正题目纸来(九下二发交外帘)，兰楣又来谈题之作，从客去，余即睡，甚倦。

“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。”

“子曰：道不远人”至“忠恕，违道不远”。

“庆以地。”

“赋得雨洗亭皋千亩绿，得皋字。”

竟日大风揭破承尘，以红绳系之(薄暮风止，气稍和，早晨寒甚)。

初九日(4月14日) 无风稍缓，晚暖甚。七点钟起，颂太丈遣人来招谈良久，即留饭，饭毕归。写应酬字。李木斋、张巽之、周少璞<sup>①</sup>、冯心兰、戴青来先后来。访兰楣，不值，至仲堂处，仲梓诸君陆续来谈。归晚饭，略坐即卧。闻有初九揭晓之说，处二三场只有七八日工夫，如何能无遗珠，为之踌躇不置。

应酬字有极小者，苦无紫毫，仲梓前辈遗我王名通水笔二支。

初十日(4月15日) 阴，颇有雨意，下午晴，奇暖，殊不可耐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周树模(1860—1925)，字少璞，号孝甄，湖北天门人，光绪十五年进士。

夜十钟进供给，知外间净场矣。应酬字写不竟，奈何。灯下做试帖诗一首。

十一日(4月16日) 晴暖。辰正金吏来，云四主试请第一房至六房往，急披衣起，随木斋、少璞、仲梓、震青、植青同去，至李师房，四主试咸在，一揖而坐。师告以请木斋写三场进呈题纸，仲梓诸君及予写三场发刊题纸，每人一道(二分)，随付以策五道。余等随回，同至余房小坐，各分一道。余得第五问(金石、骈体)，细视内有“割素之割，读为盖而事巧同音”二语，余以为字面不佳。仲梓、震青促余上堂明之，余知为柳丈所出，乃往诣之，不遇，知在高阳所，遂谒高阳，敷陈此说。高阳极以为是，命删去一联。柳丈方据案写二场题纸，搁笔来视，意见相同。余遂至仲梓处畅谈。归，先用红格眷一清底，即用发刻格纸写二分，写毕已日暮矣。薄暮热，有风。亥正闻一鼓声，知已发题，旋书吏送题纸来，与震青同观之。震青去，即睡。改定试帖诗。

二场题：

“形乃谓之器，制而用之谓之法。”

“四曰星辰。”

“以御宾客，且以酌醴。”

“取郃田，自灞水。季孙宿如晋。(襄公十有九年)”

“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。庆赐遂行。”

十二日(4月17日) 微雨(昨夕即雨)。写应酬字，忙不可言，酉刻柳丈来招，即往，坐未定，仆从告将封折，柳丈即须往将事，予即归。夜，仲云、云汀来谈，客去已子初，余即睡，惺忪不安，几于达旦(闻头场撤卷廿余人)。

十三日(4月18日) 雨较昨为大。青来见过，即属其携笔研至予案侧作画，画汪公扇一柄，画讫，尚未闻进卷消息，即留青来饭，并乞画一斗方。午正闻鼓声，知进卷矣。未初吏来请上堂，冒雨往(补桂)，向主试一揖，各就案坐，予居西面第一层第三案。良久始分卷来，第一次十五卷，二次廿二卷，三次十八卷。余先阅满蒙卷(蒙三满

十三),殊无佳者,勉取满四卷,蒙一卷,戌初散堂。夜饭后点定满蒙五卷,又阅甘肃五卷,取一卷,亦勉强也,明日上堂书荐。子初卧(家中送水来)。

## 光绪二十三年(1897)<sup>①</sup>

五月初十日(6月9日) 晴。讽经龙泉寺(十三泉),全卯刻到,眷属陆续皆至,来客极多,薄暮经完送库,将陈设各纸器一并焚化,酉正归,顺道向卢惊伯、潘经士、吴蔚若处谢,并辞行,皆未晤,抵家上灯,夜不安卧。是日上红呢材套(前年做),又上麻瓣(三道,锦和杠房王五即邻人),又外加油布套(四两五,永和车围铺)。

同邑公祭:庞鸿书、李士璜、卢震、沈鹏、邵松年、张鸿、杨崇伊;启绶(送转、马、乌灵二、祭席),荣麟(仲文,戊子,仲履妻弟),潘盛年,汪朝模,恽毓龄(季申,绸幛),恽毓鼎(薇孙),刘(可毅、树屏,祭席),汪洵,俞鸿庆(汪未来),谢祖善(常熟,荫庭),王同愈,叶昌炽,夏寅官(虎臣),唐文治,吴郁生(菜十样),白荫沅,许叶芬,程祖福,乐仲繁,温绍梁,张继昌,杨朝庆(辛伯子,号云史),潘五姨太太(席),李姨奶奶(玉舟如夫人),乐二太太,沈老太太(文定夫人),庞二太太,温少奶奶,杨二太太,兴隆木厂马德明(席),杠头王五(席),赵增恪,耿道仲,陈名侃,檀玘,心学和尚(素席)。

经赏(七两),衬钱(卅八千),素席(三桌,每廿四千,共七十二千),香仪(十二两),赏香伙(卅千),赏打更(十千)。

十一日(6月10日) 阴,雷雨。颇有客来。检点行李,总其大

---

① 本册封面题“丁酉南归日记”,封二有字两行,一行云:“内阁领诰轴,五品十六金,泥金,每轴加一两。”另行云:“许汝翼,菊生,从前言启东介绍为办入监读书事。”扉页有字一行:“已发信谢者:袁慰庭、殷芝阶、杨调甫、张云卿。”



纲而已，琐屑则付老妻。晚雨止。白仲山傍晚来。

十二日(6月11日) 晴。祖母生辰，儿辈陪客，余出寻杨玉如，定汇津门及常熟款，又诣百川通，谈霍慎斋<sup>①</sup>家提款事，归途拜曾侯，不晤，晤晏海臣，略谈，午刻到家。午后密云不雨。云史、栋甫、颂棠、虎臣、唐师、白松泉来，皆见。傍晚端午乔来，甚殷殷。

送礼者，杨莘伯(四匣，两洋瓶)，冯志先(四匣，笋脯二瓶)，王惠棠(一品锅，二点，四匣，精丰)，乐朴斋<sup>②</sup>(各色药甚多)，吴蔚如(枷楠十八子)，潘经士(两菜，两点，四匣，精丰)，庞幼叟(四匣)，曾侯(菜、火腿、洋点)，晏海臣(白蜜、益母膏)，端午乔(东陵草参一支，诗扇一柄)，幼申(参须六包，留二)。

祠堂前行礼，叔祖及叔父前叩辞，意绪黯然。先是，余以函抵津局黄花农<sup>③</sup>，并电盛京卿<sup>④</sup>嘱其转托花农照拂，至是皆有复，花农因病辞差，其兄定侯及张友棠代理，花农已为托之，志先亦致电于津局，意皆可感。睡极晚，乏极，第不能安睡。

十三日(6月12日)<sup>⑤</sup> 朗晴，甚凉。余卯初到庙，杠夫卯正集，杨莘伯、潘经士、李玉舟、张映南、家楚卿、吴蔚若先后来，辰正起灵，余伏哭(缟素)，室人及景儿亦素服，举家哭，既行，余步导上杠于庙门，幼申、景儿亦步行(留儿随余南，先遣由土道赴通)。客送于庙门而别。行数武，冯志先来(请其代复盛电)。出四平园，至粉房琉璃街。庞幼庵来。走大街直出珠市口，至前门，达三里河，余上车略坐(令景儿代行)。崇文门大街下，过崇文门，走城根，余复上车，至东便楼角楼边下。东便门内石道极难行，出东便门。张映南、白松泉及四

① 即宗室穆欢。

② 即同仁堂乐仲繁。

③ 黄花农名建筦，字花农，广东顺德人，清末官天津海关道台。

④ 盛京卿即盛宣怀，时任天津道。

⑤ 此日页眉补书：“余由家奉主至庙，即用黄布缠于杠上。”